

周
易
訂
疑

周易訂疑卷之六

樂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下經

上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

程傳咸之為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為咸也、艮體篤實、止為誠、慈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則女說而應也。○咸感也、凡君臣上下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

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義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于正也不以正則入于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和僻皆相感之不以正者也

蘇子瞻云夫婦者咸與恒也男女者坎與離也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咸恒之所以坎離也

本義兌柔在上云：

建安丘氏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之

情故以男下女為象。男先下于女，婚姻之道成矣。怕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為象。女下于男，居室之倫正矣。或曰：卦以二少二長相重者，不有損益乎？曰：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咸感之義微矣。益雖二長而女居男上，怕久之義悖矣。此下經所以不首損益而首咸怕也。

蒙引卦體卦德卦象三段意皆歸于咸之一字內，而所謂亨利貞取女吉者，義蓋從此而出。故本義以通釋卦名卦辭，而夫子彖傳乃獨以屬之卦辭者，所見非不同也。命辭之際，偶不同耳。元虞伯生云：感之道，非惟男女為然。取女吉，特舉感之一事，意却在貞字上來。故云感有必通之理。

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矣。味虛齋讀本義審細如此一皆字又可見取女特
其一事。

來知德云：天地萬物之本，男女人倫之始。上經首乾坤者，天地
定位也。下經首咸恒者，山澤通氣也。位欲對待而分，繫辭：天地
定位，一條是也。故天地分為二卦，氣欲其流行而合，繫辭：剛柔
相摩，一條是也。故山澤合為一卦，八卦正位，艮在三，兌在六，艮
存乎其間屬陽，三則以陽居陽，兌屬陰，六則以陰居陰，三為艮之主，六為
兌之主，男女皆得其位，所以亨貞吉。

彖曰：咸，感也。

臨川吳氏曰。卦之二體。陽感而陰應。陰感而陽應。六畫皆相與。卦之所以得感感之名也。

蒙引。乾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此與泰卦乾坤交而二氣。通同義。蓋柔本在下。剛本在上。今剛下而柔上。乃所以為交感。乾本在上。坤本在下。今乾下而坤上。乃所以為通泰。

訂疑王輔嗣。首以老莊釋易。猶未為无心之說。孔疏程傳。本義亦皆无此解也。而楊龜山。西溪李氏。雲峯胡氏。建安丘氏。節齋蔡氏。倡為无心之說。而王陽明。梁山來氏。彥陵張氏。程敬承等。復決其泥而揚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醜。愚每見欲啜。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疏

此因上、下二卦釋成、亨之義

民剛而兌柔若剛自在上柔自在下則不相交感无由得亨

兌柔在上

良剛在下是二氣感應以相與所以為成亨民止而

兌說能自靜止則不隨欲動以止行說則不為邪諂不失其正

二卦之德釋利貞之義

所以利貞也民為少男而居于下兌為少女而處于上是男下

于女也婚姻之義男先求女親迎之禮御輪三周皆是男先下

于女然後女應乎男所以取女得吉也

訂疑以卦體卦德卦象

分釋卦名亨利貞取女吉建安丘氏從之蒙引以支離駁之

建安丘氏曰。柔上上也。六本居三。上與乾交而為兌也。剛下三也。九本居下。下與坤交而為艮也。訂疑此如損卦損下卦初畫之陽。益上卦初畫之陰之例。另一義。亦可備參。

蒙引二氣感應以相與。此二氣指剛柔兼造化人物。言莫非感應也。不可專指人事說。

訂疑二氣如專就造化言。更妥。丘氏以山澤言。大非。程傳艮止于下。篤誠相下也。兌說于上。和說相應也。蒙引正則不他。說則樂從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

萬物之情可見矣

疏聖人設教感動人心使變惡從善然後天下和平感道之廣大則包天地小則該萬物

程傳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感道以盡天地之理聖人之用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訂疑有以天地萬物之情專承首句者非○聖人感人心曰設教又曰至誠至誠即寓設教之中非有二也○天地感程敬承

胡氏曰。皆以天地相交。感為義。愚以聖人感人心。例之。則天地感當是天地感萬物也。不必復如二氣感應以相與之義矣。蒙引程傳。觀其所感。只承上二句。愚謂是先舉兩件大事說起。以梁其餘。

訂疑天地感萬物。而萬物化生。此氣化也。萬物各以類相感。而萬物化生。此形生也。此又萬物之情可見矣。當以意推之。蒙引感人心者。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也。正蒙曰。誠于此。動于彼也。訂疑此泛言。不指王道。

又曰。聖人之德。有以感乎人心。則人心戴之。无有不歸順。而或

乖戾者矣。故天下和平。訂疑此以王道言。

飛航講天地以陰陽之氣感萬物。凡物之同有是氣者。或氣化形生。莫不化生矣。聖人以同然之理感人心。而天下之同有是心者。无乖戾反側。莫不和平矣。即此感通之大。以觀天地陽施陰受。情之所以合同而化者此也。訂疑陽施陰受。又似天地交感。不是感萬物。以觀萬物。聲應氣求。情之所以相得有合者此也。殊大融貫。也。上之兩儀中之聖化。下之物類皆不外夫感感之道。亦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程傳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于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主无私主則无感不通。本義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

訂疑或曰山體至實何云以虛而通曰山澤以氣通者也。若山體不虛澤何能透出其上也。

建安丘氏曰人之一心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虛故也。苟以私意實之則先入者為主而感應之機滯雖有至者皆捍之而不受矣。故山以虛則能受澤心以虛則能受人。

蒙引不以私意自蔽所謂虛也。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以接物言。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禦其以虛受人為何如哉

也○訂疑不以私欲自累○亦是虛也○廓然大公○物來順受○以虛受人

蒙引君子固當虛以受人之感○倘或感以不正○亦虛以受之乎○曰○納其言而酌其是非○承其事而裁其當否也○于此亦可見成之必利貞處○彥陵張氏曰○善惡從違○胸中原自有區別○但心如鑑空○任物之來○而不拒其所當受○便是虛受處○訂疑此不以私意自蔽之說也

蒙引如心有所忿。隨則人之至吾前者。雖有可喜。亦不以為喜。矣。心有所好樂。放此。故胸中須空。洞。无一物。先實其中。乃可。所謂虛以待之于无為之先。王龍溪曰。目唯虛。故能受天下之色。耳唯虛。故能受天下之聲。心唯虛。故能受天下之善。訂疑。此不以私欲自累之說也。

初六咸其拇

本義咸以人身取象。云。雙湖胡氏曰。拇只取下體。初象。解九四解而拇。拇亦指初。或問咸內卦艮止也。何以皆說動。朱子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

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都說動卦體。雖是動。然終動便不吉。動之所以不吉者。以內卦屬艮也。訂疑內卦即不屬艮亦未必吉。願之內卦為震下三爻皆凶可見。

蒙引按感于最下。謂咸之初。其感也淺。是感物不足為物感。此說是以九五之不能感物。上六之感人以言而定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蓋凡得遂其進者。皆非所感之深者。不能所謂定其交而後求也。故未信而諫。聖人不取。訂疑此子夏之言。誤謂聖人交淺言深。識者非之。其不言吉凶何也。蓋初雖未遂其進。而亦未涉于害也。凡吉凶悔吝生乎動。故禍或為福所倚。福或

為禍所伏。商山四皓曰：馳馬高蓋，其憂實大。進未必皆吉也。訂疑本義云：欲進未能，非也。此卦主感不主進也。易卦之初爻有以進取言者，如屯需小畜泰否大畜大壯晉夬姤升漸節臨濟未濟是也。有以涉世泛言者，履同人大有賁隨无妄頤離恒萃艮兌是也。

蒙引本義云：此卦雖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此却以虛受人之理。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程子四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周子所謂主靜。朱子所謂鑑空衡平。皆此義也。此一關節最大。咸之為道，在靜以應動。如初二三上。

則失之動如五則又膠于靜而不能動故曰物來而順應靜亦靜動亦靜訂疑此是正肯勝本義欲進未能之說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註四屬外也○疏與四相應所感在外訂疑程傳來氏易從之張慎甫曰无念中忽生一念一念雖微志已向于外此正善惡之幾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訂疑此中庸首章之意

洪氏發明日聖人甚不欲人役志于外以累吾心體故直捐之○蘇紫溪曰心主乎理而不逐于事物即日感日應而亦在內也○心繫于事物而不即于理即未感未應而亦在外也

訂疑爻言成拇象傳即斷以志在外何也昔先大人遊一人飲
其人飲酒間足數動先大人謂子曰此必決賭而負欲圖恢復
也未幾其人辭去明日詢其同輩果然蓋志之動氣恒見乎四
體也

六二成其腓凶居吉

本義腓足肚也云云○中溪張氏曰六二之居吉即洪範之用
靜吉也

蒙引成以人身取象○初當拇則二當腓故曰二當其處○所謂居
吉者非以不動為吉也以不妄動而吉也

訂疑初感之尚淺○二則感之深矣○故初不言吉凶而二言之觀
○吉○言○有○不○言○而○見○者○此○類○是○也
二之言凶則初之感拇亦凶之分數多矣○初以陰居陽不正
其為不善是矣○六二柔順中正上應陽剛中正如何凶曰以理
言之○咸六爻皆宜靜不宜動以二體言之○艮為止而在下卦尤
宜靜乃當咸之時○二不能止而亦妄動故凶○學者全要識時下
三爻○艮之體而當咸之時故不論其才之善否而皆凶○此卦
六爻當與頤卦相參看○頤下三爻皆自養之時故以動而求養
為凶○上三爻為養人之時故顛拂皆吉○咸下三爻○士君子學以
為己時也故宜靜而動則凶且吝○上三爻正應世時也故四戒

其懂：五又病其不能感上非惡其感也惡其感而无實耳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彥陵張氏曰夫子怕人錯認居字未免有惡動求靜之意故提出順字蓋天下感應之理本有自然而然之妙惟順其自然而无容心焉則靜固靜動亦靜也何害之有不然却動以求靜其不流于二氏之枯寂者幾希杜光本曰張氏之說非也成旋下三
又時宜宜靜者也雖凶居吉者謂反其所以凶順時而靜焉則
不害而獲吉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本義股隨足而動云云

蒙引咸其股執其隨之象也。執其隨。咸其股之義也。○執其隨。此于爻體无所取。只是就位上取。咸以人身取象。九三當股之處。故咸其股。執其隨。不可說過剛不中。此如六二之咸其腓。初六之咸其拇。九五之咸其脢。一槩皆以位取。○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所謂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者也。○訂疑艮六二不拯其隨。隨指九三。此又曰執其隨。蓋艮為闔寺男之賤者也。故避之。九三云臣妾損之上九云得臣旅之二三云童僕咸艮之六二九三云拯隨執隨隨者臣僕之事賤者之

役也。蓋與臺皂隸之職。虎賁替御之屬也。故曰志在隨人所執
下也。○艮六二本義既曰三為限則腓所隨矣。是三者二所隨
也。此曰股隨足而動。是三又隨乎初二。兩處不互相矛盾乎。而
余謂不然。蓋股腓足下體之象均為隨人而動之物。而三為艮
之主。又執其隨者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本義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云云

梁山來氏曰陰柔隨人不足怪矣。今九三剛明宜乎卓然自立
則所執主者乃高明自重之事有何可羞。今乃亦不處而志在

隨人則所執者卑下之事。不其可羞乎。杜光本曰：九三宜靜。本義兼陽剛止極二義。而來氏單講剛明。不及本義之該括。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程傳：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无所取，直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于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陽，无不通，无不應者，亦正而已。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夫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思所不及者，不能感。

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繫之私心。既主于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

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或問：明道云：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如何？朱子曰：廓然而大公，便不是懂。上物來順應，便不是朋從爾思。此只是周而不比，比而不周之意。

楊龜山曰：初言成其拇，二言成其腓，三言成其股，五言成其脛。上言成其輔類舌，而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

心蓋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唯无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焉。其繫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云々。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鑑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

節齋齊氏曰：貞則靜，靜則虛。虛則一一則于來也，无迎于往也。无將，既應之後，蓋猶未應之初也。靜亦定，動亦定，寂也。未嘗不感，感也未嘗不寂，何憧憧之有。

訂疑以上諸說，傳以貞為虛中无我。明道有无心无情之語。楊

氏有无心之說。齊氏有貞靜虛一无迎无將之說。楊氏齊氏皆以佛老莊子解易。令學者遊心于玄虛寂滅之域。全无捉摸下手處。程傳之說。頗有潛心精微之義。一語少救其失。否則亦流于異端矣。盖由于伊川初年亦嘗游心釋氏之學。晚年始歸于聖學之正。故于此等處不覺復犯其病。亦見獵而心喜也。雖以朱子之學集先儒之大成。至解繫辭成九四爻義尚恍忽。莫知適從。故其本義不足盡以為據。盖人之應事接物全在一心。但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所謂貞也。故能泛應曲當。所謂一以貫之者此也。諸儒習于其語。取其皮毛。遺其精理。而相率流為邪說。

何也。二程之說，雖或過于空曠，然有所謂大公无我者，以為之主，故可不至于異端。然大公无我，予亦嫌其无着落也。而楊氏齊氏，則愈遠而愈失其本矣。

又九四爻辭，就感人言，則朋字為實字，思字為助辭。故本義絕不及思字之意。繫辭傳借為聖學之論，則以思字為實字，朋字為借用字。程傳不知強合為一，故于經傳俱失其義。

本義九四居股之上云々

或曰：程傳云，貞者，虛中无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同何也。朱子曰：其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如貞字作正而固，子

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虛中无我。亦在裏面。訂疑
確甚。○問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盖一往一來。皆感應
之常理也。加憧憧焉。則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應。所謂朋從爾
思。非有感必通之道矣。朱子曰。然。○
訂疑爻辭往來連憧憧。讀憧憧。陸氏釋文云。行貌。王肅云。往來
不絕貌。則往來二字。亦屬不好了。以接物言。如小人之交。井如
飴是也。

又問莫是此感彼應。憧憧是添一箇心否。朱子曰。往來固是感
應。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如赤子入井時。此

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他父母道我好。這便是懂。底病。訂
疑此又雜于繁辭傳之意。以懂。作計較感應之私心言。卽下

句思字也。

○問懂。往來。如伯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
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是无心而感。其應我也。是无心而應。周
通公普。无所私繫。如此。是否。朱子曰。是。○又問此以私而感。恐
彼之應者。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有限量否。朱子曰。也是以私
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人。少間被我之惠者。則以我為恩。不被
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為恩矣。王者之感。如云王用三驅。失前禽。
去者。不以為恩。獲者。不以為怨。如此。方是公正。无私心。以上三

條亦是。以感物說。謂有心。即是私。愚謂不必深論。其有心。无。心。只當論其感之正不正。孔子論仁也。嘗說到天下歸仁家邦无。怨論治道也。嘗說到效上。如九經之效。恭則不侮之類。是也。懂。懂。往來。只是小人之。心偏而私。以非禮相感。其踪跡詭秘。約結。頻數也。朋之相從。是他一般樣。小人方才投其和謀。同其好惡。而相從爾。看來此二本義。只是如此精當。元无許些雜論。小註。諸條皆是未定之說。

訂疑程傳與朱子小註。或就應事說。或就感物說。當初說得元。无分曉。必取其感物者錄之。于此取其應事者錄之。于繁辭傳。

庶以類從也。

蒙引心便是感物之主。如拇如肱如股如脢如輔頰舌皆心之所役使以感物者。唯心則為主也。正而固者應事接物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无私。確乎其如是而不移也。如是則雖不期于人之應。訂疑不必言不期。而莫不丕應。僕志矣。雖不必于人之從。而自信從者衆矣。何不吉而悔亡乎。累于私感則雖着意感物而所感者能幾何。此見貞吉二字。雖聖人之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亦不過此。訂疑重感物上。應事帶言耳。丕應僕志借用其字法。非以此爻為王道言也。觀末句雖聖人之感人心云。可

見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本義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

蒙引未光大一說謂其不能及遠也。申朋從爾思意。

訂疑不復能及遠矣。本義此句元不確。與物相感不論從者之

廣狹只論感之正否。子曰君子周而不比。豈兼愛天下人皆從

我之謂哉。孔子歷聘列國。所定交者不過蘧伯玉、顏雝。由公子

荆、晏平仲數人而已。豈能感犁鉏、梁丘據、彌子瑕、宋朝諸人從

我乎。王莽謙恭下士時。天下稱莽功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

七十二人豈所從者狹乎得為光大乎如其正也舜之二十二
人○之○四○友○武○之○十○亂○孔○子○之○七○十○子○不○為○狹○非○其○正○也○四○公
子○之○食○客○三○千○鈞○黨○之○八○俊○八○碩○八○及○八○厨○晚○唐○之○八○閔○十○六
子○黨○與○遍○天○下○聲○氣○動○九○州○不○為○廣○也

九五成其脢无悔

註脢者心之上口之下○疏子夏易傳曰在脊曰脢馬融云脢
背也鄭玄云脢脊肉也王肅云脢在背而夾脊說文云脢背肉
也諸說不同大體皆在心上輔嗣以四為心神上為輔頰五在
上四之間故直云心之上口之下

雲峯胡氏曰。諸爻皆戒其感于物而動。五象晦不動矣。而又不
能感物。諸爻動而无靜。六五靜而无動。皆非心之止也。但以其
无私繫。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
蘓了心曰。是離世絕物。而于物一无所感者。然雖不能感物。亦
无成。成之凶。執隨之吝矣。无悔。
訂疑此如仲子。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本義志末。謂不能感物。

洪氏發明。孔子恐人誤認。无悔作好。故直以志末。鄙之。

上六咸其輔頰舌

註咸道轉未。故在口舌言語而已。

程傳上陰柔而說體為說之主。又居感之極。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于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于人乎。輔頰舌皆所以言也。

訂疑不必曰不能動人。此等人最能感人。故曰巧言亂德。又曰惡佞恐其亂信也。惡利口恐其亂義也。

本義輔頰舌皆所以言者云。

飛航講意上六陰柔有邪媚之姿。居說終。則工媚說處咸極。則

務入人是其感人也。利口是崇。竅言是飾。而孚信不足。為感其輔頰舌之象。以是持身。則喪道德。以是涉世。則長浮偽矣。又曰。舌如電光。辨如波濤。乃喋。利口之士也。佞不可長。是以金人三緘。古人志之。白圭三復。孔子稱之。

杜光本曰。九四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本義云。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是九四感但宜正。非不宜感矣。九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本義云。志末謂不能感物。是九五不能感。孔子方鄙其志矣。上六爻辭曰。咸其輔頰舌。本義云。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處咸之極。感人以言而無其實。凶咎可知。是上六之凶咎在乎

感人之无其實而不在乎感人矣。夫如是則本義于初六爻辭只當云下卦三爻皆宜靜而不宜動而乃云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不惟與上卦三爻經傳不合亦且與上卦三爻本義自相矛盾豈不大可訝哉。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訂疑合六爻而論之初二奔走服役之人也。暫御虎賁與臺皂隸之屬也。九三其屬之長也。震為長子故屯豫曰侯隨曰官男之貴者也。艮為少男為閭寺故咸艮曰誰遜損曰臣妾旅曰童僕男之賤者也。九五當胸之處蓋負擔之人荷篠之士也。故曰

志未也。上六兌之主。兌為少女。為巫。為口舌。荀九家為輔頰。以人身取象。上六又當其處于人。則為說客。巫覡之姑。六婆并一切邪術之屬也。初二三。卑污下賤之人也。上六。亂德惑眾之人也。九五在上卦之中。鄉黨自好之人。勤作苦勞。四體自食其力者也。

三三 巽下
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中溪張氏曰。恒字左旁从立心。右旁从一日。乃立心如一日也。朱子曰。恒是箇一條物事。徹頭徹尾。不是尋常字。古字作恆。其

說象一隻舟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

本義為卦震剛在上云

蒙引○恒亨无咎○已是指貞者言矣○但未說出貞字○下句方丁寧○出猶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豈有不貞而得為于野亨利涉乎○下句利君子貞○亦是方丁寧出耳○本義云然又必利于守貞○則乃為得所長久之道○蓋不貞則非所謂恒矣○世固有執拗終身者○如楊墨之徒○所守非不堅正○則未也○故終不可行○卦辭只以守字對行字言○有大涵養○則有大設施○守之也○固則其行之也力○理固有不可誣者○若其守不堅○則其用不利○故精義入

棟以致用也亦是此理
訂疑怕之為道所該者廣非專學問之體用也○有一事之怕
有終身之怕

象曰怕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怕

註剛尊柔卑得其序也○疏咸明感應故柔上而剛下取二氣
相交也怕明長久故剛上而柔下取尊卑得序也

程傳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于四坤之四下居于初剛爻
上而柔爻下也○訂疑此如損益之義亦取卦變而意不同震上

巽下亦剛上而柔下也○剛處上而柔居下乃怕道也雷震則風

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云相與乃其常也。

兼山郭氏曰剛上柔下剛柔之常也雷風相與二氣之常也剛柔相應交感之常也。

蒙引風多有不因雷者不必言矣。但雷震則便有風。此是雷之風也。故為常理。聖人認得真而以為常。衆人不知而疑尋常之風不必皆有雷也。雲從龍之雲亦與尋常之雲不同。蓋自是龍身上蒸濕之氣所為也。盛則亦成雨矣。皆常理也。○巽順震動為巽而動。大凡人之動作必須巽順不順而動于理固不可。于勢亦不濟。故順而動者乃理之常也。訂疑說卦傳巽入也。象傳

卦有巽者。只選他巽字。不從舉入德。亦未言順也。蓋順坤德也。若曰順而動。則是巽非怕矣。又如升卦。巽而順。觀卦。順而巽。亦將解云。順而順。而无以别乎。蓋巽德為入。謂深入乎事理。洪範所謂沉潜也。動者奮發有為。洪範所謂高明也。巽而動。所謂高明柔克。沉潜剛克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程傳。恒之道。可致亨而无咎過。但所恒宜得其正。故曰久于其道。不怕其德。與恒于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

本義。恒固能亨。云云。

訂疑久于其道也釋利貞之義已畢矣天地之道二句以起下文終則有始句重久不重貞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也蓋天地之道自无不正不待言也又已字與下文始字以韻相叶當為一節如貞下起元之意

說統恒亨无咎吊起說不重只重利貞久于其道不是貞外又有道唯貞乃為久于其道蓋天下无正外之道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本義久于其道云

童溪王氏曰天地之道自百刻積而為晝夜自晝夜積而為寒

暑晝夜寒暑相為往來機緘不停故終始相循如環无端者蓋有怕而然也唯其有怕故有往而利如此也訂疑大意得之但語有滯處

訂疑愚謂本義承上文天地之道言天地之道怕久而不已者也夜之終則有晝之始寒之終則有暑之始動靜相生循環不已如川之流往過來續而不稍停怕言利貞又言利有攸往者終則有始天地之道也蓋卦辭本為人事言孔子偶于此處見得有道體无窮故將此二句利貞利往時解定將利有攸往移向天地之道上說不復顧卦辭本意矣蓋孔子與道為一全體不息故逐處說這箇

道○理○于○自○己○身○上○說○一○段○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云○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于○
水○上○說○一○段○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千○乾○卦○說○一○段○曰○天○行○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于○咸○九○四○爻○說○一○段○曰○日○往○則○月○來○云○至○過○此○以○往○未○之○或○
知○也○于○恒○卦○說○一○段○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
則○有○始○也○彖○傳○以○天○道○言○則○利○有○攸○往○為○終○則○有○始○之○義○矣○
如○以○人○事○言○之○則○學○者○之○體○立○而○用○行○與○學○優○而○從○仕○凡○人○之○
息○而○有○作○處○而○有○出○靜○而○有○動○皆○是○也○

飛航講意天地之道不必道外又添貞字終則有下節釋利往終則有始在造化上○看童溪王氏飛航講○意而外解○有與打疑同者始在造化上看貞者終也元者始也貞下起元所謂終則有始也觀天地之運人之所以利于行可知矣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本義極言恒久之道○梁山來氏曰久于其道謂仁漸義摩也○蒙引久照者照萬物也久成者成萬物也不必依程傳以久成亦本于得天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動者常動靜者常靜

飛者常飛，潛者常潛，天地萬物之情常是如此而已。

朱子曰：物各有个情，有人在此，決定有个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情，常是恁底，便是觀其所怕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之義。訂疑：天地之情已見上文，萬物之情于上文亦見之，如剛上柔下，雷風相與異而動剛柔皆應之類，俱是。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疏方猶道也。

訂疑：西溪李氏以舜之風雷弗迷解此，愚謂雷風之恒在造化是實事，在人是象當以譬事勢迫促禍患驟加之類，立不易方。

與楊升菴約子入龍列風雷弗迷之說同

所謂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也。飛航講意見真守定內而立心外而立身。皆大中至正任毀譽是非。推他不得。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程傳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吝者皆浚恒者也。

本義初與四為正應云。

漢上朱氏曰初居巽下以深入為恒上居震極以震動為恒在始而求深在上而好動皆凶道也初如未信而諫未信而勞其民之類上如秦皇漢武之類。

蒙引自初而言初居下上視乎四勢分遼闊未可深有所求也。又自四而言四震體震動无常也。且四又陽陽性上而不下其情不下接也。况又隔于二三其勢亦有所阻也。是四應初之意。有異乎常。尤不可深以常理求之矣。以上本義皆言其不可深求。以下則言其不知其不可而深求之也。○夫初本不可深求于四。然唯明者能見幾而作。今初六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為巽之主。巽之德入也。居其最下而為之主。入之深者也是其性務入矣。故深以常理求之。言欲其聽施欲其報。訂疑還有求欲其得一節。必竭其忠必盡其歡。其指四二句出禮記。

如此不灌不寒所望而反逢彼之怒。隙由是起。怒由是生。禍由是作矣。故貞凶无攸利。訂疑蒙引只說了初居下一節未及此。到在初一節。蓋居下則不尊不信而弗從矣。在初則交淺言深。亦所弗入也。四震體則輕蒸而不寧耐。陽性則剛愎而好自用也。當體本義初居下而在初。四震體而陽性二句。象傳始求深也。即在初二字之義。讀者多讀差了。蒙引亦然。初之 sought 于四者。理也。而其所以不可遂其所求者。則勢也。理勢之間。君子審焉。或問劉蕡。程子曰。浚伯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疏。下。遜小臣。一旦欲以新聞舊難矣。東

坡曰。若賈生者。非文帝之不用。生之不能用于文帝也。夫絳灌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年少。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訂疑所引劉蕡賈生事。是以初與四作君臣說。愚謂不專指君臣。凡夫婦朋友皆然。但不可如梁山來氏專指夫婦耳。

訂疑躬自厚而薄責于人。遠怨之道也。初六為巽之主。其性務

入是求于人終无已也。故象傳曰：求深責其已甚也。况在初則又交淺而即求之深乎。

洪氏發明又就學者說理本淺而求之深索隱鉤玄必入干荒唐流于異術而无補身心始求深看一始字便是躐等驟進不循本末學者之病莫大于是。訂疑本非正旨然易冒天下之道又承傳終則有始或亦就學者說故錄之以為推廣之一例。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程傳居恒之始而求望于上之深是知常而不知度勢之甚也。所以凶陰暗不得恒之宜也。

進齋徐氏曰：大凡交際之道，自有淺深。交之深，則可求之深。若交淺而遽求之深，豈常理哉？訂疑即交深亦當度其人如何，有不可以一槩深求者。故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蒙引于此見本義有補經傳不及處本義意全象傳只是本義在初二字之意。

九二悔亡

程傳在怕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于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怕久于中也。能怕久于中，則不失正矣。中重于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訂疑以本爻為處

以應為動不然

或問伊川中无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朱子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无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有未恰好處。未必中也。

本義以陽居陰云

訂疑程傳言應本義不言應者。以象傳無應之義。又程傳所言者。以處對動為應。非易之正例。故不從。

雲峯胡氏曰。咸。恒。六爻。非不相應。得者不過悔亡而已。咸。九四。曰。貞吉。悔亡。九居四。非正也。故必貞。然後悔亡。恒。九二。亦非正。

也。但曰悔亡而不勉以貞何也。咸九四不正又不中。怕九二不正而得中是為久于中者也。所為中重于正者此也。訂疑此說非也。易中九二言貞者十有六。不盡以其中而不勉之也。且如雲峯之說。則易中六二言貞者十已中。且正矣。而又勉之以貞何也。

沙隨程氏曰。大壯九二。解初六。及此爻。皆不著其所以然。蓋以文明之也。

訂疑訟五大。有上。晉五。萃四。巽四五。皆不言所以然也。

蒙引以陽居陰不必說所處非其位。所遇非其時。分明是所為

有失。後來補救得好耳。蓋悔理自內出者。如所處所遭非其時。位于吾何悔。此亦精義之法。如亞夫軍中夜驚。先儒謂亦未是。節制之兵。此亦是失常理而有悔處。然能靜以處之。堅卧不起。故卒定。此亦久中悔亡之意。

訂疑以陽居陰。不正也。不正明是有失。九二中而不正。因中得悔。亡九三正而不中。不能免。吝。可見中重于正。悔是事之偶爾失常也。

梁山來氏曰。亡者失之于初。而改之于終也。

說統二以陽居陰。氣質未免有偏駁處。以其居下卦之中。善反。

以為功。故得亡其悔。悔自內出。專主變化氣質說。訂疑此與蒙引不同。彼以處事言。此以氣質言。然事之得失。由于氣質也。就氣質言。二巽體。又在下居陰。是失之不及者。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程傳所以得悔亡者由其能恒久于中也

白雲郭氏曰。可久之道无他。中焉而已矣。過與不及皆非可久也。

聖斷可久之道。中焉止矣。人能恒久于中。豈止悔亡。孔子之言。蓋就周公之爻辭而美之也。

九三不怕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程傳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于上六于
怕處而不處不怕之人也其德不怕則羞辱承之矣

本義位雖得正云云

兼山郭氏曰九三剛已過中而巽為不果進退无常不怕其德
者也○厚齋馮氏曰巽為進退不果九二九三同也九二以剛
處柔而位得中是以悔亡九三過剛不中其究為躁卦是以不
怕其德也

訂疑程傳本義皆取志從于上為義按巽為進退不果有不怕

之象又九三居巽之極而過剛不中則不能守其剛正之德而失其常矣故為不怕其德耳不取志從于上亦可可怕能怕而不怕故或承之羞

蒙引以華歆等為說此亦是不怕其德之一事耳子曰人而无怕不可以作巫醫凡事昏然不止出處去取也即如寡婦始初矢志守貞後乃不終而為淫奔之事豈不人上羞之又如巫醫今日為巫明日易業為醫為醫不成明日又易業為卜如此无怕之人終身不能成一事人自是賤惡他

飛龍講意初志可觀晚節頓改上見鄙于縉紳下取誚于清議

交絕于君子。謗興于小人。近而當年見棄。遠而身後蒙詬。演識與守。終是不定。无德而不怕。尚可言也。貞而不怕。羞將若之何。

張慎甫曰。三之不怕。藉口圓融變通而失之者也。訂疑此輩當發大汗。

象曰。不怕其德。无所容也。

蒙引言。无往而不得辱也。如所謂國人皆賤之。徧國中无與立談者。

飛龍講意。人之无德者。人不得物色之。反見容于世。惟有德。

月言支
不怛則指視之衆安有見容之處訂疑所謂未為尋常無聞之
人而不可得者訂疑又就其羞惡之心解之甚于凶害
演不特世无所容即清夜自照訂疑又就其羞惡之心解之甚于凶害
覺自已无所
容于天地之間

九四田无禽

註怛于非位雖勞无獲也

程傳人之所為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
以田為喻言九之居四雖使怛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謂徒
用力而无功也

本義以陽居陰云

雲峯胡氏曰。本義謂九四以陽居陰。久非其位。然九二亦以陽居陰。而曰悔亡者。唯中則可常。九二中。九四不中故也。訂疑六五又如何說

蒙引此爻之象。非專為田設也。若只從田无禽說。久非其位。意則是久田于无禽之地。决不得禽也。守株待兔。即是久非其位。安得禽也。本義云。占者田无所得。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姑以田无所得為主。而推類以盡其餘。說說三當。怕而不怕。四不當。怕而不怕。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訂疑二四兩爻皆无怕意此沙隨程氏所云皆不著其所以然者故象傳補出兩個久字可見凡講爻辭必切卦名立義爻辭之必切卦名猶講書之必尋章指也杜光本曰凡講爻辭必切卦名立義習舉業者亦不可不知

六五怕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程傳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况人君之道乎在它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為失也在怕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為怕也

本義以柔中而應剛中云
訂疑本程傳

訂疑九二剛中六五柔中皆能恒者以其有剛柔之分故有悔
亡夫子凶之異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蒙引婦人之道不再醮也從一以一人言所謂不二夫也從婦
則牝雞司晨矣

訂疑從一而終以終身言則平日之以順為正在其中矣從婦
以平日言從婦尚凶况婦死不再取乎世有不再取而无後者
俗猶謂之義夫三綱之罪人也杜光本曰恒六五爻辭必如程
傳本義言應方有夫婦之義而象傳則以不言為是故蒙引訂

疑俱畧之。○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來註謂夫子剛果獨斷以義
制事。若從婦人順從之道。委靡甚矣。豈其所宜。蓋本之程傳也。
訂疑不取來註而取蒙引者。以從一者從夫也。從婦與從一對。
婦以人言。不必道言。終免蛇足也。

上六振怕凶

本義上六居怕之極。云：訂疑本程傳。

訂○疑○初○之○浚○上○之○振○皆○以○二○卦○之○德○取○之○本○義○居○上○非○其○所○安○
此○句○當○刪○蓋○象○傳○在○上○二○字○對○初○六○象○傳○始○字○言○乃○終○字○之○義○
也○謂○觀○其○在○上○而○振○怕○則○其○平○生○可○知○故○曰○大○无○功○也○如○履○上○

九云元吉在上大有慶也乃要終之辭非尊位之義也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訂疑象傳初出一始字上出在上字皆以卦之始終言之也○
恒雖訓常然天下事有不可不常者如天經地義民行也有不
可拘常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也當常而不常朝三
暮四也不當常而常守株待兔也

三三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

遯者隱退逃避之名陰長之卦○小人方用○君子日消○君子當

此之時若不隱避避世即受其害須避而後得通故曰遯亨
程傳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為亨故遯所以有亨也
疑身不遭害即身亦亨

本義為卦二陰浸長云：訂疑本義陽雖當遯云云至若猶可
以有為數句因程傳而誤也故未免辭費余有辯在彖傳

或問小利貞本義謂小人也按易中小字未有以為小人者如
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小耳未知此義如何朱
子曰經文固无此例然以彖傳推之則是指小人而言訂疑小
往大來以小人言也如何云經文无此例

建安任氏曰：遯亨為君子言也。告君子使去，不去則見害于小人矣。安得亨？小利貞為小人言也。勉小人以正，小人而不守正，則凌迫乎君子。雖已亦有不利也。聖人為君子謀，亦未嘗不為小人謀也。

何伯宗曰：君子見幾而作，二陰浸長，已為引身之計。若小人則麾之不去，直至无號而後已。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臨川吳氏曰：卦辭遯亨，為四陽言也。彖傳專言九五，何也？五四陽之統，得處遯之宜，有致亨之道也。

隆山李氏曰。陰陽寒暑之運。各有時。方陰道長盛。乃小人得勢之時。君子要須遜辟。以待天定。不然。不勝其忿。盡力以抗之。是不知天時。必取凶敗。猶漢元成之時。弘恭石顯得勢于內。而蕭望之劉向朱雲之徒。不遜其迹。以避。終以及禍。桓靈之時。曹節王甫得志于內。而李膺陳蕃竇武之徒。不遜其迹。以避。終被誅戮。此遜之時。剛當位而應者。蓋所以隨時用權也。訂疑。遜而亨也者。必遜而後得亨也。言不可不遜也。剛當位而應。即本義。可以有為之一節。以位言。諸家皆以德言。非也。當位而應。言君子尚在高位。而小人亦未與我構。囊在他人。則必幸。

小人之不我難貪戀祿位而不肯去。九五以剛健中正之人處此，便能見幾而作。所謂嘉遯貞吉者也。陽剛中正，何嘗無德。但德字在九五二字內當位，自當以位言。方與本義合。○際身于未辱，正志于未降，故亨。

小利貞浸而長也。

朱子曰：伊川說小利貞之尚可有為，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為。所說王允謝安之于漢晉，恐也不然。允是算殺了董卓，謝安是乘王敦之老病，皆是衰微時節，不是浸長之時也。兼他是大臣，亦如何去。此為在下位有為之兆者，則可以去。大臣任國安危。

君在與在君亡與亡如何去

訂疑王敦董卓皆是叛逆之臣君方受制有當位大臣力可圖則圖之所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若遜之小人則險邪之徒為君所信品位雖卑而權勢日盛如弘恭石顯曹節王甫方得志之時其勢日盛一日此時也蕭望之陳蕃竇武何進諸人何嘗不在高位但時已去已矣如何說身任安危君亡與亡乎若說在下位有為之兆者可以去大臣便去不得遜之九五豈在下之人乎孔子攝相豈非大臣魯受女樂便去况二陰浸長大臣何不可去之有穆生決去于設醴之時兩疏解組于方罷之

日况二陰沒長乎二千餘年來嘉遜者李鄴侯肥遜者郭有道
兩人而已

遜之時義大矣哉

疏相時度宜避世而遜自非大人照幾不能如此故曰大矣哉
本義陰方沒長云訂疑從疏

雲峯胡氏曰遜與旅之時皆非順境故本義皆曰處之為難時
在天義在我觀君子所處可以知其義之大也

訂疑時有順逆皆存乎天義用亦有順逆皆存乎我豫隨順解
時之順者也大過坎遜睽塞姤革旅時之逆者也隨時而順理

因事而制宜君子之義用莫不有大焉者存乎其間非時中之
聖人孰能與于斯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又曰權者聖人之大
用○此句之上當有缺文

梁山來氏曰陰雖浸長而未盛大且九五與六二相應其陽剛
漸消之意皆人之所未見而忽畧是以苟且流連而不能決去
也當此之時使不審時度勢則不知避若眷戀祿位則不能避
唯有利哲保身之智又有介石見幾之勇方能鴻冥鳳舉所以
嘆其時義之大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惡而嚴

本義天體无窮云

蒙引天下有山天雖无意于絕山而山自不能以及乎天避之
象也避是相遠之義非逃避之義也或以為天避山或以為山
避天皆非君子遠小人不必說君子避小人嚴者君子自守之
常非專為小人設也非法不道非理不動然望之儼然聽其言
也厲則邪正不容並立彼小人自有不麾而去者矣程傳曰在
乎矜莊威嚴使之敬畏則自然遠矣愚謂矜莊威嚴未足盡嚴
之義必兼律身素行言若只是容貌辭氣間嚴則小人之奸猾
者固未易却也恐適足以取其侮惡亦不專惡聲厲色凡用心

拒絕如令門上莫稟或打稟門皂謀之類皆是嚴者以禮律身之謂惡則疾之已甚之詞

初六避尾厲勿用有攸往

註避之為義避內而之外者也尾之為物最在禮後者也危至而後求行難可免乎厲則勿用有攸往也

疏為避之尾最在後避者也小人長于內應出外以避之而最在卦內是避之為後也逃避之世宜速往而居先而為避尾禍所及也故曰避尾厲也危厲既至則當固窮危行言遜勿用更有所往

程傳避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于晦藏往既有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訂疑處微謂无爵位无聲各非如來氏无德无民之謂

本義避而在後云云○朱子曰避尾厲到這時節去不逃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看他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底多訂疑本義全用註疏程傳之說時人都錯看了

梁山來氏曰往者往而避去也初在下无位又陰柔所居不正无德无位无德则无聲不過凡民耳與避去之賢人君子不同避之何益教占者勿用避去但晦處以俟時可也

訂疑此本程傳微者易于晦藏之說也。但无德之說則不必用。蓋既无位又无德即不避亦何厲且无德者亦不知避不消戒。他勿用有往也。

按註疏程傳本義朱子小註來氏皆謂既不及早避去危禍已及勿用再去了只宜在此靜候而已。蓋本象傳而誤也。許僂皆見東漢之初李業諸人而云然也。公孫術據天水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術賜毒酒以劫之業曰古人云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遂飲藥死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請亦遣賜毒酒以劫之玄受毒藥欲死其子叩頭泣血于太守奉家錢

千萬以贖父乃許之。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謂嘉。速裝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于人乎。皓自殺。以首授使者。述誅皓家屬。嘉聞之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死。捷為費。貽不肯仕。遂漆身為癩。佯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又董卓之亂。蔡邕先避之江東。卓欲誅其家屬。不得已就之。後卓誅邕。亦為王允所誅。愚謂死者避之厲也。其免者。即所謂晦處靜俟。以免災者也。

朱子曰。程傳作不可往。謂不可去也。其竊謂不然。避而在後。既已危矣。豈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辭看。尤分明。訂疑此與本義不

月言言

牙

上言

同愚謂避尾厲是一占為避而在後者言也不利有攸往另是

一占為占出行者言也言當此時不宜出行也飛航講意上句

就中又解避已仕者言下句就未仕者言作二人看更分明

紫引避尾厲危其避之不早也况可占所往乎可疑作一人看

亦是一遁晦處靜俟可免災耳晦處即今日儉德辟難韜光全

身也可疑此亦錯認本義

象曰避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葉山蘊曰避尾非也當尾而必避以顯其迹亦非也古之人有

行之者商山茹芝之叟不蹈祖龍之阱東門挂冠之士不入禁

錮之羅、彼其不往、亦何災乎、訂疑此亦程傳本義之說其所引
諸人亦不同、四皓不往而晦處者也、若逢萌正必避以顯其迹
者、且萌時无黨錮之事、如秦時卻平種瓜東門、亦晦處靜俟者
訂疑避卦上四爻以去陰遠者為最善相應者為不惡而嚴比
陰者為有所係初二兩爻亦就君子言與卦辭不同又初與上
九不以陰陽分君子小人但以去之早晚分吉凶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註居內處中為避之主物皆避已何以固之若能執乎理中厚
順之道以固之則莫之勝解

疏二既處中居內、卽非避之人也、既非避之人、便為所避之主、物皆棄已而避、何以執固留之、惟有中和厚順之道、可以固而安之也、能用此道、則不能勝已、解脫而去也、黃中之色、以譬中和、牛性順從、皮體堅厚、牛革以譬厚順也。

程傳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係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

訂疑註疏程傳皆教六二善結賢人君子、不切避卦之義。雲峯胡氏梁山來氏蘇子瞻鄭申甫皆同。愚謂否六二云包承小人吉矣。猶必戒君子以大人否亨。姤初六教小人以止。戒小人以

進○而○必○戒○君○子○以○羸○豕○孚○蹢○躅○不○應○遯○卦○方○教○君○子○之○急○去○及○
教○小○人○以○善○留○也○此○爻○蓋○教○小○人○以○中○順○自○守○不○肯○為○君○子○之○
害○其○志○之○堅○自○始○至○終○无○有○變○易○如○執○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解○
也○至○于○君○子○之○去○就○則○上○下○五○爻○言○之○詳○矣○

本義以中順自守云： 杜光本曰本義以六二就自己隱遯上
說裏肯去疑諸時辭皆從之

訂疑姑否剥之陰爻未有以為君子者何獨此卦二陰爻皆以
君子言之初對上爻以去之早晚言之可也二不應復就君子
說說統或曰二蓋包順之小人慮其為邪黨所搖惑故示以固

守其志愚謂此說是也

觀象云執者執縛也。艮性止。執之象也。艮本坤卦變上一畫成艮。坤為牛。二居中為黃牛。陰之勢浸長。故聖人教之以用黃牛之革拘執之。不可解脫而去。所以沮其上征也。杜光本曰不以六二為君子亦不以六二為善。晉君子觀象訂疑數家耳。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註在內近二以陽附陰宜遯而係故曰係遯遯之為義宜遠小人以陽附陰不能遠害亦已憊矣宜其屈辱而危厲也係于所在畜臣妾可也施于大事凶之道也

程傳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繫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

或問伊川云小人女子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為吉何也朱子曰此爻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為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

問傳云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朱子曰君子小人便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脚

手頭若無以繫之則望之然去矣。訂疑程傳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此小人亦指臣妾故曰亦不如是。蓋女子小人近之則不遑遠之則怨。君子待之自有莊以莊之恕以畜之之道亦不用着繫戀之私恩也。可見以係戀畜臣妾者亦是尋常小人家則如此耳。其曰吉者對疾厲而言非真有甚好處。程傳此二句正大光咄見君子治家之道。

本義下比二陰云：

進齋徐氏曰臣妾謂二陰。○中溪張氏曰良為關寺臣妾之象。蒙引臣妾僕妾也古亦云臣妾朱子所謂終日在脚手頭者也。

○臣妾亦是小人中人。係之情于小人中。只可用之于臣妾。若真正奸雄小人。遠之唯恐不遠。去之唯恐不速。况可為之係戀而不能釋去乎。

訂疑真正奸雄小人。亦是。指臣妾中人說。謂大惡人。足以害事者也。○係。避有疾厲。是一占本卦中事也。○避。字帶言之。不能逃也。○畜。臣妾吉。另是一占旁及他事也。不必相承說。本義亦從程傳相承說。不如小註。另作一占也。○小人有幾等。有。程之小人對大人而言。在小人中。亦君子也。有。无位之小人。凡民也。有。无德之小人。不肖之通稱也。穿窬之盜。无德之尤者也。臣妾之

小人无位之下者也。臣妾雖亦小人。然未盡是奸雄。此尋常人。家為買臣妾之吉言也。若朝廷官府自古以來。臣妾弄權亂天下者。可勝道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厚齋馮氏曰：憊，困也。釋厲字，言疾篤。

梁山來氏曰：出處去就，乃丈夫之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程傳：四與初為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

能以義處。睚于所好。牽于所私。至于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
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訂疑否音鄙。愚謂此句當刪去。四乾體
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于正
也。

訂疑傳以好為所愛好言。指私欲。如聲色臭味玩好之類。如頤
初九本義謂應四為動于欲也。

本義下應初六云。中溪張氏曰。九四與初六為正應。是四
與初有交好也。

杜光本曰。好字。程傳作去聲。愛好之好。本義作上聲。交好之好。

否字程傳音鄙謂不善本義音缶謂不然本義直截勝程傳近世講家多從之是矣○曰小人否者示九四之為君子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

程傳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

本義剛陽中正云○朱子曰便是剛當位而應處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莫見小人不嫌却與相接而不去便是不好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蒙引以能正其志而不苟容也。正字活。
訂疑正志解貞字。

上九肥遯无不利

註最處外極无應于内。超然絕志。心无疑顧。憂患不能累。矧繳不能及。是以肥遯无不利也。

本義以剛陽居卦外云。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疏肥。饒裕也。四五雖在外。皆在內有應。猶有反顧之心。唯上九最在外極。无應于內。心无疑顧。是遯之最優。故曰肥遯。別傳。

三疑于所比。四五疑于所應。故无所疑。獨歸上九。

程傳其避之速。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无應則无累。故為剛決无疑也。杜光本曰。玩剛決无疑四字。象傳疑字。伊川亦是作疑斷之疑看。

訂疑坤之六二。文言于无不利。即以不疑其所行釋之。程傳作疑碍。本義作疑而不決。愚謂易中除巽初六象傳志疑也。為疑斷之疑。餘皆當作碍字看也。

三三 乾下
震上

六壯利貞

本義陽壯則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

蒙引大壯勢也利貞理也大壯而不貞則勢有餘而理不足

張雨若曰君子待小人起初未嘗不正後來其勢在我便至放

肆不知千百年難際之時壞于一念之不謹者多矣慶曆之壯

疏元祐之壯激只自恃其壯便非貞

杜光本曰卦辭明訓利貞季氏逐昭公八年薨于乾侯不貞孰

甚史墨乃妄引大壯為天道以証其事信乎其誣天而壞法亂

紀矣左氏從而書之雙湖何可不亟駁之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程傳以乾之至剛而動故為大壯。訂疑串說。

說統本天德之剛而動。動以天。不動以人也。非禮弗履是也。訂疑遵程傳串說。

蒙引剛以動。以字作而字看。剛體而動用也。是挾能為之資。而又有必為之志。則何為不成。何往不濟。訂疑平對說。剛義同程傳。

梁山來氏曰。剛則能勝其人。欲之私。動則能奮其必為之志。卦體則勢壯。卦德則理壯。所以名壯。訂疑亦平說。剛義同說。統。訂疑剛字。程傳蒙引以氣質言。梁山來氏說統以德言。然下文。

正字正從剛動生來則以德言為勝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朱子曰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或問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是說理曰然亦緣上面有大者正字方說此

訂疑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此說非也如朱子說則彖傳當云所以壯者以其正也今云大者正也則是戒君子使之正耳

節初齊氏曰大者壯以氣言也大者正以理言也

雲峯胡氏曰孟子養氣之論自此而出大者壯也剛以動即是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大者正也即是以直養而无害訂疑愚謂

周易訂疑

卷六

大壯

四

正誼堂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即是塞乎天地之間。

蒙引君子謂之大人以其正也。天下之理私者必小。正者必大。訂疑與朱子說同。

飛航講意大人所存所發必光明俊偉是大者自无不正也。訂疑諸家皆順本文口氣而釋之。愚謂大者正也。當補出利字。蓋大者正也。原是釋利貞講者須要見得占者當正之意。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程傳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強。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于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

不可能也。故曰：君子以非禮弗履。

雲峯胡氏曰：勝人者血氣之強，自勝者義理之強也。

蒙引：雷在天上，烈其聲，赫其威，肅群聽而起衆，蟄其勢，壯甚大壯之象也。君子體此一毫非禮之事，不踐諸身，是不為人欲之私所屈矣。何壯如之。

訂疑：山上有雷，其聲小過，雷在天上，大壯可知。履以行言，吳因之曰：直從念頭起處，斬絕得盡，更進一步，拔本塞原之論也。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註：居下而用剛壯，以斯而進，窮凶可必也。故曰：征凶有孚。訂疑

程傳本義從之

程傳初陽剛乾體而處下。壯于進者也。在下而用壯。壯于趾也。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况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謂得凶可必也。

本義剛陽處下云々

縉雲馮氏曰。人行趾先動。古人之始事。必躊躇進退。遂以出之。期于成事。今壯于趾。是始事而用壯。進銳如此。何為不凶。訂疑此。足以處事之始終言。不專言進取也。愚謂用壯之失。不唯始事不可。即成事時亦不可。事將成而以恃壯敗者。豈少哉。

雲峯胡氏曰。壯初與三。以陽居陽。正也。而曰凶。曰厲。當剛壯之時。不可過于剛。况剛居下。而欲壯于進。不特曰凶。而曰有孚。言其凶之可必也。

訂疑此有孚與泰九三解六五皆訓必字。○王氏卦畧曰。大壯。

易解稱以有孚為自信其當征

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處陰為美。用壯處謙。壯乃全也。用壯處壯。則觸藩矣。○愚謂初三皆以陽居陽。故凶厲。二四皆以陽處陰。故吉而悔亡。此卦大畧與夬相似。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

註居得中位以陽居陰履謙不亢是以貞吉○訂疑程傳從之○
程傳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
過于壯得貞正而吉也○訂疑勝本義○
本義以陽居陰云○訂疑雜用象傳然不切大壯之卦與恒九
二同契○

蒙引九二吉字頗難說○若以大壯利貞例○則是不躁于進而終
无不遂進者○但據九四爻下朱子小註曰九二貞吉只是自守
而不進九四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却是可有進之象○則九
二貞吉不可以為得遂其進○然愚以為此卦為大壯○大勢陽皆

須進。惟初九在下而壯于進。九三過剛而用罔。則反取困而不
得進。若九二既能因中而正。不應只自守而已。故序卦傳曰。物
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程子曰。物无壯而終止之理。但貞則
不致困而必遂其進矣。况九二之因中而正。與九四之不極其
剛若正相類。奈何一進而一只自守哉。均之為貞吉也。九四之
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即吉之象也。特以四前二陰。為藩之
決。藩既決。則有大輿壯進之象矣。故更着此二句。今乃以其有
此二句。而遂疑九二之不得與同。何也。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疏以其居中履謙行不越禮故得正而吉也

趙汝謀曰二之正非但以剛居柔謂其居下卦之中也

臨川吳氏曰中則不過不恃其壯而猛進也

訂疑以剛居柔二與四同故皆戒曰貞吉况九二又居下卦之中乎故象傳特表之曰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程傳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極壯如此在小人則為用壯在君子則為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猶云後也以其至剛蔑視于事而

无所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如君子有勇而无義為亂。剛柔得中則不折不屈。施于天下而无不宜。苟剛之太過則无和順之德。多傷莫與貞固守此。則危道也。訂疑貞字不如本義。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躐。爪者搏。毒者螫。羊壯于首。羝為喜觸。故取為象。羊喜觸藩籬。以藩籬當其前也。盖所當必觸。喜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矣。猶人尚剛壯。所當必用。必至摧困也。

本義過剛不中云。

節齋蔡氏曰。兑為羊藩。四也。進則為四所困。故以羝羊羸角為

象

雙湖胡氏曰。聖人于九三一爻。設君子小人兩義。亦如恒六五。婦人吉。夫子凶。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否六二。小人吉。大人否亨。遯九四。君子吉。小人否之類。非謂九三既為君子。又為小人也。

訂疑。君子義以為質。義即貞也。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不用壯罔也。此爻曰。小人用壯。小人固小人矣。曰。君子用罔。則君子亦小人也。可見雖正亦不可恃壯也。卦言大壯必利貞。爻言雖貞亦不可恃壯。所謂六爻發揮。蓋如此。學者乃欲比而同

之非也。

蒙引用壯者。血氣是尚。勇力是憑。不復顧理之是非。勢之可否也。用罔者。後視世事。貌不介意也。貞厲意兼用壯。用罔言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本義。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

蒙引此一文。在小人為用壯。在君子則用罔也。象傳之辭。只是如此。而本義釋曰。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何耶。蓋用壯者。必以壯。敗用罔者。必以罔。困故象傳。雖不言其困。敗而理之。必至。亦有不待言而知者。朱子釋義。故發之云。

杜光本曰張東之等謂武三思猶祝上肉耳何能為乃君子罔也易解因此句无用字遂云用壯者小人之事君子則无此也爻辭君子用罔何以說乎

九四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程傳高大之車輪輹強壯其行之利可知故曰壯于大輿之輹輹輪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輹輹壯則車強矣云壯于輹謂壯于進也輹與輻同訂疑壯于進義不必用杜光本曰程傳于此亦輹與輻同則小畜之說輹大畜之說輹輻輹无分又不特古本及東坡易傳之足憑矣虛齋所以復述程傳以輹輹皆

為車輪之中幹如磨心然而自翻其大畜九二之前說也。

本義貞吉悔七云：訂疑貞吉悔七用程傳意。

訂疑咸九四貞吉悔七因九四不正而言貞以救其所不足也。
大壯九四貞吉固因其不足而戒之然觀其下文美其藩决不
羸壯于大輿之輹則又幸其以陽居陰不極其剛也此如大過
九四之棟隆因其无太柔之廢又无太剛之折而言也。

中溪張氏曰四以上則震為大塗群陽並驅而前无羸困之患
輿之行在覆輹壯則大輿由大塗而往四陽上進將為夬之決
乾之純矣。訂疑大壯六爻不復以陰陽消長取義則夬乾之義。

不必用

雲峯胡氏曰、乾九二既言見龍、所以九四或躍在淵、不必言龍。此上爻言羊、故藩決不羸、不復言羊。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疏尚、度幾也。訂疑不如蔡氏作上。

節齋蔡氏曰、尚往者、前无困阻、可以上進也。訂疑本小畜彖傳本義、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損初九象傳本義、尚上通。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本義卦體似兑云。

蒙引雖失其壯然凶害悔吝常由壯于進而致如初之征凶三
之貞厲上之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故六五亦可以无悔
訂疑當壯之時時可為也在上之中勢可為也而以陰居陽其
才其德皆不足有為矣故不如二之貞吉四之壯輟然視初三
上為无悔爾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程傳羝羊但取其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
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碍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

也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已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權必縮是不能遂也所為如此无所往而利也杜光本曰艱則吉程傳不及本義之確訂疑所以刪之

本義壯終動極云云

雲峯胡氏曰五上皆陰五已喪羊上又取羝羊觸藩者五喪羊專以一爻言也上羝羊合一卦而言也蓋至于上則壯終動極故與下卦之終同象上之壯已極不能退六之質本柔不能遂然三羸其角上艱則吉者三過剛則必至于自困上不剛故可

勉之以艱也

蒙引壯終動極志之壯也其質本柔才之弱也○无攸利亦象也帶連上句故云其象如此其占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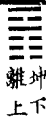
訂疑本義其象如此二句當刪无攸利艱則吉此二句即占也何又云其占可知易之例有占其象中者如履霜堅冰至龍戰于野之類有象无占則云其象如此其占可知耳此爻象占俱有如何云云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立截了當易辭多有宜如此講者

梁山來氏曰不詳者當壯終動極之時不能度勢而行審幾而

進也。詳則能艱矣。艱則能詳而咎不長矣。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疏。晉之為義。進長之名。此卦明臣之升進。故謂之晉。康者。美之名也。侯。謂升進之臣也。臣既柔進。天子美之。賜以車馬。蕃多而衆。庶故曰康。侯用錫馬。蕃庶也。晝日三接者。言非惟蒙賜蕃多。又被親寵。頻數一晝之間。三度接見也。

訂疑。康字解作天子美之。不如程傳本義。

程傳。晉為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康

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故受其寵數。錫之馬衆多也，不惟錫與之厚，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于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于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

訂疑晉兼君之治道言，此只好解卦名。至于卦辭，則專指臣也。麗乎明，明指明君言。徐氏、張氏、胡氏、吳氏皆從之。按易中麗乎明者三：此卦及睽旅。諸儒皆以麗乎明為麗乎明君，雖于理无牽，但如此則明屬別人，不切離之德矣。按離之為卦，以一陰麗于二陽而得名也。其德為麗，為明，為文明，為麗乎明，麗與明與。

文○明○皆○指○一○人○之○德○言○則○麗○乎○明○乃○是○合○麗○明○二○德○而○合○為○一○
德○也○既○以○德○言○則○在○臣○道○為○有○擇○主○之○識○在○交○道○為○有○擇○友○之○
識○不○可○以○一○卦○之○德○分○似○兩○卦○也○故○本○義○云○麗○乎○大○明○之○德○而○
不○言○麗○乎○大○明○之○君○也○

本義晉進也云々

訂疑卦象卦德卦變三者皆有進之義故卦名晉而卦辭之義亦即從三者而取故本義解了卦名之義即以三者懸置各與辭之中間亦如釋咸卦之例也

進齋徐氏曰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朝王王錫之車輅弓

矢命之曰敬服王命以綏四國受策而出出入三覲是也

漢上朱氏曰周官校人凡朝覲會同毛馬而班之錫馬蕃庶也
大行人公之禮三享三問三勞畫日三接也

姚氏小彭曰畫日三接王接侯之禮也覲禮延升一也覲畢致
享升致命二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也

雲峯胡氏曰侯者坤有土有民有安之象錫馬蕃庶坤為牝馬
為衆之象畫日三接離為日為中虛之象或曰馬與畫日離午
象蕃庶三接坤為衆為文之象

蒙引錫馬蕃庶不及他物馬于他物尤重也

訂疑白虎通九錫安民者錫車馬古王錫于元侯物必象功故
本義云安國之侯

蒙引朱子曰用字只是虛字愚謂正與王用出征王用享于岐
山公用亨于天子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諸用字同雖虛字非
助語也用字下可貼箇得字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

程傳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于地益進而盛故為晉
訂疑本義以明出地上屬下節釋卦辭愚按彖傳以德體象變
通釋卦辭者多以韻相叶如大有堂盍咸睽鼎旅巽渙是也晉

彖傳順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二句○以韻相叶○正如大有睽鼎
旅渙諸卦同○若以為通釋卦辭○不合○特以明出地上○一句○安在
上○而不與下○二句○為韻也○此亦是彖傳中分段之常例○人多不
察耳○又明出地上○以釋卦名義為切于卦辭○又不切○又明夷彖
傳以明入地中○釋卦名○晉以明出地上○釋卦名義○正一例也○又
雜卦傳晉晝也○正取明出地上之義也○此程傳之確不可易也
本義所以不從程傳者○蓋彖傳之例○以卦之德體象變釋卦名
者○多復舉卦名以結之○以明示段落○如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
故壯○豐大也○明以動故豐○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之

類是也。如既釋卦名義而後舉卦之德體象變為言不復結以卦名者則直以屬之釋卦辭如臨无妄咸晉之類是也。然彖傳有常例有變例有或有缺文不必盡以例求也。如先釋卦名例也而漸卦止而巽動不窮也以卦德言漸進之義反補于釋卦辭之後極言以贊易道之大于釋卦辭之後例也。而離歸妹獨于釋卦名義處極言之此皆變例也。况大畜釋卦名義處亦无結段之文而本義斲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為釋卦名義此亦觀其文意之切否耳。不然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亦可云大正以釋利貞也。杜光本曰程傳以明出地上為釋卦名義。

本義以明出地上為卦象與卦德卦變為通釋卦辭訂疑遵程傳

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疏坤能順從而麗著于大明六五以柔而進上行貴位順而著
明臣之美道也柔進而上行君上所與也故得厚賜而被親寵
也訂疑麗乎大明欠明柔指臣言

程傳以順麗于大明順德之臣上附于大明之君也訂疑此似
以麗字屬坤不屬離之德所以不可從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
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是也六五以柔居

君位明而順麗。

此句當刪。

為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是以為康

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以柔為君。

本義蓋其為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又其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占者有是三者。則亦當有是寵也。訂疑。明出地上。就君言。順而麗乎大明。就臣之德言。柔進而上行。指君言。

中溪張氏曰。當晉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皆同德順附。有君明臣順。諸侯承王之象。○雲峯胡氏曰。明君在上。下以柔順進而承之。所謂康侯也。訂疑。以明為君。順麗柔進而上行。為臣從君。

臨川吳氏曰。坤順之臣。進而附麗乎大明之君。訂疑與程傳同
柔。臣德也。五。君位也。卦自觀變。六四之柔。變君進而上行至五。
九五之剛。下降居四。猶朝貢之臣。為天子所禮接。訂疑柔指臣
與疏張氏胡氏同

胡氏曰。易言柔進而上行者三卦。晉睽鼎也。噬嗑則曰柔得中
而上行。晉六五之柔。自觀四進五也。睽中孚之四進五也。鼎巽
四進五也。噬嗑雖不言進。而六五之柔。由益四上行至五也。此
可見柔進上行之例。訂疑四卦柔皆指君言。程傳本義同。獨睽
卦自離來者。柔進居三。于君无當。如止。取自中孚來者。柔進居

五而不取自離來。卷柔進居三則四卦一則皆就君言矣。且睽之六三。上行二字亦无取也。蓋彖傳之例。凡言上行者。皆謂五也。上謂上卦。

雲峯胡氏曰。康侯非順者不能。錫馬三接。非君之大明而柔者不能。訂疑此與程傳同。

訂疑麗乎大明。蒙引雖云有致主之德。然又云大明指君。亦是張程胡吳之說耳。按易彖傳麗乎明者有三。睽說而麗乎明。本義云內說而外明。明與說就一人言也。旅止而麗乎明。程傳云止麗于明。則不失時宜。本義云艮止而離麗于明。亦皆就一人

言也。程子及諸儒解晉之麗乎明，以順為臣德，而麗乎大明為附麗乎君，則麗乎大明非離之德矣。予按離之為卦，以一陰麗乎上下之二陽，陰為卦之主，麗于二陽，乃離之所以明也。單言明，則明固全離之德。兼言麗乎明，則以中之一陰為主，而上下二陽為一陰之所麗，以取明者也。亦離之德也。人之擇友，臣之擇君，雖似有人己之分，然其為離之德，則一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蒙引：格物致知，以啟其自昭之端；誠意自修，以致其自昭之實。使吾之明者煥然超出于物欲之表，亦猶日之出也。杲，乎騰。

光于九地之上。

王龍溪云：君子之學，欺曰自欺，慊曰自慊，強曰自強，復曰自復。得曰自得，明曰自明，皆非有待于外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程傳：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于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訂疑與註疏同，不如本義。罔孚者，在下而始晉，豈遽能深見信于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于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于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

處進退之道也。
當如本義為是。

訂疑以晉如磨鼠例。則晉如只是帶卦和言之。

本義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推之象。○朱子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二句意。恐貞吉說不盡。故又曉之。○訂疑朱子小註與本義微不同。本義作兩層。如三自反。小註作一時事。

厚齋馮氏曰。推說文擠也。折也。有呀抑而不得進之象。能寬裕自處。不戚于上下之不我知。則无咎。

雲峯胡氏曰。凡始進必資薦引。四應不中正。乃若相推抑者。訂疑解如字作若字。且例了字法。非也。進之初。人多有未信者。然

推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乎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訂疑
本義作兩層相承說。小註作一事。胡氏作兩平。愚謂當對衆允
看。

彙徵陳瓘初不識明道。後知其賢。作責沈文以自警。自古賢士
固有不見信于初者。况進退之際乎。薛文清有言。人未已知。不
可急求其知。人未已知。不可急與之合。以賈生之通達國體。曠
代絕才。而志大量小。晉權罔乎。不能自裕。卒以夭喪。是以君子
貴有養也。

象曰。晉如。推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程傳聖人恐後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于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

本義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

訂疑或謂獨行正是原他見摧之故大凡君子處世在已易合直道難容舉世隨波逐流而我獨以正行如何容得此說非也獨行正字正辭貞字言雖見摧我不可自失其所守之正也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程傳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柔和之德非強于進者也

杜

光本曰。于晉如。愁如之上。着此二句。便于下貞字有礙。不及本義。故于晉為可憂。愁謂其進之難也。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无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加之寵祿。受介福于王母也。介。大也。

本義六二。中正云々。朱子曰。周禮有享先妣之禮。

訂疑。祖為王父。則祖母為王母。可知。以爻位觀之。六三為妣。六五為祖母。本義但云先妣。雖高曾祖妣皆是。然不如程傳使人易見。○京房云。郊祀鬼神。必天道雍和。神乃答矣。若有飄風驟

兩是為未善

蒙引王母大母也。自古有王父王母，不可說是國母。故本義云：蓋享先妣之吉占，若以為國母，則不得用之于享先妣矣。凡高曾祖妣皆先妣也。王父王母之稱，至唐宋猶然。至元朝方不許士庶間稱王父王母。○本義蓋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居尊者皆其類也。此是占法。小過六二之遇其妣，與此王母俱非指定說。須要知是假象。

梁山來氏曰：四乃大臣中鼯鼠之小人也。近君而據下三爻，升晉之路。二欲升進，无應，援五陰柔。二愁五之不斷，四邪僻。二愁

四之見害。貞者中正之德。初六之貞未有而勉之也。六二之貞因其本有而教以守之。

訂疑愁如者目前也。貞吉者異日也。受福王母別是一占。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訂疑中正釋貞字象傳蓋以受福王母為貞吉之象也。

六三衆允悔亡。

註處非其位悔也。志在上行與衆同信順而麗明。訂疑此句當刪以三非雜體不取麗明也。故得悔亡也。程傳因之。

程傳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吝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

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眾同志。眾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訂疑本象傳志上行指眾陰本義從之。

中溪張氏曰。六三位不中正。有悔宜也。然三能率初二以順上。而眾皆允信而從之。故其悔可亡。

雲峯胡氏曰。眾坤象。坤順之極。故有允象。三居下卦之上。為眾陰之長。正康侯之謂也。

本義三不中正云云。問六三如何見得為眾所信。朱子曰。晉之時。二陰皆欲上進。三處地較近。故二陰皆從之以進。訂疑與本義微異。又取近義。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程傳上行上麗于大明也。上從乎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訂疑麗與明皆離之德。三坤體无所取之。其云上從大明之君。却不妨從者順德也。○程子于卦德多不分明。○志指衆陰。蒙引專指三言。此衆之所以信之也。蓋衆人本是欲上進者。今以其志同。故皆信之。

九四晉如鼯鼠貞厲

本義不中不正以竊高位云

學齋馮氏曰。鼯詩作碩。疑此轉注從鼠。郭景純云。形大如鼠。好

在田中食粟豆，蓋田鼠也。

中溪張氏曰：詩以碩鼠刺貪，比之鼯鼠，象其貪于進也。

纂言云：鼯鼠，廣韻以為螻蛄，則非鼠矣。玉篇以為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則又鼠之異者也。蔡邕以為五技鼠，訂疑選勸學篇云：鼯鼠五能，不成一伎。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拚身，能走不能先人，則飛鼠也。飛鼠一名蝙蝠，飛能過屋，不能游，不能穴，不能走。

郭景純以為形

大如鼠，好在田中食粟豆，則田鼠也。廣韻鼯字與碩字同一類，二字從石，皆音石。詩碩鼠刺貪，碩大也。陽大陰小，此又陽故為

大鼠

不必以陰陽分鼠之大小

即詩之碩鼠無疑矣

雲峯胡氏曰晉晝也鼠晝伏非能以晝進者九四不中不正以竊高位又畏大明之君而不敢進故有此象其占曰貞厲雖正亦危况不中正乎

訂疑本義程傳皆作已在位者胡氏既云以竊高位則亦是已
在高位者无容復進矣又曰不敢進于理不合愚謂晉如二字
亦本卦名與初二同言以不中正之人進居高位貪祿固寵而
常畏人蓋患得患失之鄙夫也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程傳賢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處高位則為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固處其地危可知也。

張慎甫曰。初之摧。二之愁。由九四鼯鼠竊據君側。以阻坤陰之進也。夫六五固大明之君也。且不免釜鬻之隔。况君非六五。其為患可勝道哉。此帝堯所以重殄夫讒說。而大學所以致嚴于流放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元不利。

本義以陰居陽云。○朱子曰。伊川說得大深。雖以堯舜之聖。臯夔益稷之賢。猶云屢省乃成功。如何說既得同德之人而任。

之則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所為。豈有此理。且彼所為既失矣。為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無此等說話。失得勿恤。只是自家自作教是。莫管他得失。如云人發解做官。這箇却必不可。只得盡其所當為者而已。如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相似。建安丘氏曰。五以柔居尊位為離明之主。彖所謂柔進而上行者也。

雲峯胡氏曰。大明在上。下皆順從。非特悔亡其往也。宜吉。无不利。復戒之以失得勿恤。何也。彖唯升言勿恤。豐言勿憂。爻則泰九三。家人九五。萃初六。皆言勿恤。訂疑夫九二亦言勿恤。事有

不必憂者勿恤。寬之上辭也。有不當憂者勿恤。戒之上辭也。晉
六五曰。失得勿恤。戒辭明矣。蓋當進之時。易有患得患失之心。
六五處大明之中。而才柔。又易有失得之累。本義以為一切去
其計功謀利之心者。大明在上。用其明于當為。而不當用其明
于計功謀利之私也。不然。則明反為累矣。訂疑云。易有患得患
失之心。則不當憂。云。易有失得之累。則又說不得不當憂矣。愚
謂此處。即云不必憂亦可。若如本義云。上何卦。何爻。不宜去其
計功謀利之心哉。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梁山來氏曰。有慶。即吉无不利。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本義。角剛而居上。云云。○朱子曰。以其剛。故可伐邑。若不剛。則不能伐邑矣。但易言伐邑。皆是用之于小。若伐國。則其用大矣。如高宗伐鬼方之類。維用伐邑。則不可用之于大。可知。○有疑若不剛。則不能伐邑。此句未然。謙之五上。何以稱侵伐。利行師乎。蓋以剛而征伐者。取威克厭。愛允濟之義也。以柔而征伐者。謙之五上。取坤衆之義也。豫師皆有坤。此卦離為甲冑。戈兵。不取剛柔之義。

或問程傳以為自治如何朱子曰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為取喻伐邑如墮費墮卻之類是也

訂疑本義謂雖危而吉且无咎小註謂必能自危厲乃可以吉而无咎與本義不同勿從

蒙引若以伐大國則任大役重全憑悻之剛如何濟得事唯以伐小邑尚可克濟所謂猶之可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三三 雜下
坤上

明夷利艱貞

疏此卦日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之于人事闇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也時雖至闇不可隨世傾邪故宜艱難堅固守其貞正之德故明夷之世利在艱貞程傳反晉成明夷晉者明君在上群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闇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

本義為卦下離上坤云々

雲峯胡氏曰以二體則離明也傷之者坤以六爻則初至五皆明也傷之者上上為暗主而五近之故本義彖傳以利艱貞為五

蒙引利艱貞不知文王果是指六五上六而言否本義只據彖傳而解之耳恐文王是據理而言亦不可知彖傳是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不可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也

訂疑卦辭亦周公所繫故彖傳據六五爻辭而釋卦辭本義又

因彖傳而釋卦辭也

何楷曰將感悟人主而无以入其中烏乎可兩暴不能入土風暴不能入木爻不能暴化其子夫不能暴化其妻而况于人臣乎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豈惟保身抑感移人主而保天下至忠也卒之力窮于天下而未嘗不保其身又大雅所稱明

哲也

彖曰明入地中曰明夷

訂疑彖曰下缺明夷二字

說統日之明○豈有時虧損○但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故以晦為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本義以卦德釋卦義云

臨川吳氏曰○文王為紂所囚○內文明而不失○已○外柔順○以免禍○
是文王所用○合于明夷○全卦之義○
蒙引文王柔順時○以蒙大難耳○文王非絕柔順○底人王赫斯怒○

亦有時外剛健矣。○文王以之謂昔者文王嘗出此道也。非體法之也。○訂疑大象傳中以字當如此解。

梁山來氏曰：大難天下之難，內難一家之難。○訂疑文王箕子皆是大難，但箕子視文王為賁戚，故曰內耳，不必分天下與家也。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本義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云：○訂疑在其國內句，本程傳然文王之囚，何嘗不在商之國內，只云為紂近親足矣。

朱子曰：文王箕子大槩皆是晦其明。然文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云艱是他那佯狂底意思，便是艱難底。

氣象

蒙引柔順容易。佯狂甚吃氣力。又要人人以為真狂。都不曉得他是佯狂。直到商周之事已判。那時不狂之實方分明。便放出一篇洪範來。○元魏廣陵王泰好學有志度。以元義擅權。陽得瘖疾。爾朱氏之亂。薛孝通說爾朱天光奉以為主。恐其不言。使爾朱彥伯潛往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爾朱世隆等大喜。乃廢舊所立魏主曄而立之。邢子才為赦文。敘敬宗枉殺爾朱榮之狀。魏主曰。永安手剪強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忻然。以為明主。是亦有艱貞

晦明之功者

訂疑東漢費貽任永馮信在公孫述之境内或漆身為癩或託
肯首亦箕子之流亞也○箕子之佯狂特瞞過昏暗之君臣爾
君子固知其不狂也昔楚之陸通陽狂以却楚王之聘至見孔
子則接輿而諷以鳳兮之歌是他貞明不息處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程傳明所以照君子无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于察太察則
盡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于莅衆也不極
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為

明也

索引一說依語錄云外晦而內必明乃可恐語錄又是一時議論却明字重矣不切明夷之象○唐太宗問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于不能云之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

梁山來氏曰地在下日在上明在外也君子以之則絕去其人欲之私以自昭明德亦如日之極其高明常升于萬物之上此脩己之道當如是也地在上日在下明在內也君子以之則存

其寬厚渾涵之德去其刻薄殘忍之私以之蒞衆如小過必赦使人不求備罪疑從輕脅從罔治之類皆是也古之帝王冕而前旒以蔽其明黈纁塞耳以蔽其聰亦此意也此則居上之寬治人者當如是也

訂疑舜之文明濟哲而好問好察通言隱惡揚善執其兩端而用其中舍已從人樂取于人以為善此舜之蒞衆用晦而明也孔子之大聖于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自言曰吾无知也其答王孫賈陽貨隨問而答初若不解其意者亦蒞衆用晦而明之道也

杜光本曰用晦而明即彖傳之晦其明只滋衆是臨下與箕子之事上不同耳唐顏師古曰彖傳言晦其明謂藏明于晦此言晦而明謂生明于晦誤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註明夷之主在于上六上六為至闇者也初處卦之始最遠于難也志急于行饑不遑食故曰三日不食也

本義飛而垂翼云：訂疑如字釋往字

訂疑三日不食註解已確諸家不從何也本義行而不食所如不合尚欠明愚謂明夷于飛垂其翼傷而未切之象也君子指

占者而言言身在危亂之邦者則當其受傷未甚尚可速行以避之雖至于三日不遑食亦所弗恤蓋可以速而速也此是一占其在危亂之外者亦不可以有所往往則主人有言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此可以止而不止者也此又是一占有言即其次避言之言本義作一事說蒙引從之亦通但以三日不食亦為傷則非也觀象傳義不食也其不以傷言可知只狀其速于行之意耳楊敬仲曰三日不食義當速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本義惟義所在不食可也

訂疑不食之義諸家紛：程傳謂窮困之極，虛齋蔡氏、建安丘氏、雲峯胡氏、節齋蔡氏謂見傷之象，于義不食不切。童溪王氏謂不食其祿，又于三日不切。獨王註孔疏皆謂去之速，楊敬仲、鄭孩如從之。方于義不食也為切。諸家多以在陳絕糧解之，愚謂不如以接浙而行解之。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本義傷而未切云：○或問初比二似二傷得淺，初傷得深，朱子曰：非也。初尚能飛，但垂翼耳。

梁山來氏曰：文王囚于羑里，夷于左股也。散宜生之徒獻珍物。

美女用拯馬壯也。脫羗里之囚，得專征伐，吉也。

訂疑程傳謂自免有道。本義云：救之速則免矣。不明被傷者為誰拯之者為誰。梁氏以受傷者為二拯之者，謂別人是也。二既被傷，人當速救之，不救不可，救之緩亦不可，故曰用拯馬壯吉。蓋人既傷，股不能自行，須壯馬載之，以免于難也。此以爻與占者相為賓主，占者受傷則拯之者人也，而吉在我。占者救人則拯之者我也，而吉在人。有謂二宜速者，似初不似二。二既傷，股尚能速行乎？使能速辟，何又云用拯乎？兩夷字宜衍其一。

東坡曰。爻言左右。猶言內外也。在我之上。則于我為左矣。杜光本曰。東坡以坤之廢為左股之傷。六二忠順之至。往極之與來註與。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程傳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夷之時。而能保其吉。

臨川吳氏曰。六二以柔居中。為順而有則。故能得彊壯之馬。以極已之傷。而有吉也。

訂疑。渙初六本義云。始渙而極之。為力既易。即此之傷而未切也。渙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乎九二。猶此之既傷其股。但

能順乎上下之二陽以救之也。渙之初待拯于九二。明夷之六二待拯于初三。渙初唯柔而巽體。故能順乎二。明夷六二唯柔順中正。又離體為文明之主。故能順以則而聽二陽之拯已也。蓋人在難必待有才力之人救之。唯有知人善任。從諫如流之沛公。方能信用三傑。以愛項籍于百敗之餘。如其剛愎自用。不能順從。則雖有群力群策。皆无濟矣。此項羽所以死于垓下。袁紹所以敗于官渡。庾亮所以憊于蕪峻也。雲峯胡氏反謂渙之初六非濟渙之才。故取九二為馬。明夷六二文明中正。救傷之速。有不假于三者。誤矣。况離之為麗。以麗二陽而得各也。文王

雖其中正之德當其蒙難尚賴南宮括散宜生之徒以救之救之者人也而能順而有則以聽人之救之者已也但散宜生之徒其救文王也自有正道必不如世俗所云文馬珍物美女之妄耳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本義以剛居剛云云訂疑疾貞之外一本程傳

建安丘氏曰不可疾貞猶冀其改過遷善則放伐可不舉矣訂疑此專以湯武之于桀紂言之

白雲郭氏曰不可疾者離之性失之過則暴故戒

訂疑此以不可疾為句。貞字為句。來氏從之。

梁山來氏曰：不可疾者，不可急也。九三雖剛，訂疑當兼明。

臣也。

上六雖昏暗，君也。必遲之以俟之，出于萬不得已。如天命未絕，人心尚在，則一日之間，猶為君臣也。貞者，伐暴救民，其事正也。故不可疾，唯在于貞。若亟上以富天下為心，是疾而不貞矣。訂疑：九二不可貞，小過九四勿用永貞，與此不可疾貞義例正同。此易之變例也。本義以不可疾貞為句，蓋據經文以釋之矣。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疏志在除暗○乃得大首○其志大得也○

程傳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去害而已○如商周之湯武○豈有意于利天下乎○得其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得其志矣○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本義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云○

雲峯胡氏曰○坤有腹象○入于左腹○自離而入于坤也○坤偶有門象○于出門庭○猶可去而出乎坤也○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也○

訂疑左字未詳○東坡說亦通○見二爻○愚按師六四曰左次○明夷○

六二曰左股六四曰左腹皆陰也。豐九三曰右肱陽也。古人尚右。故陽曰右而陰曰左。易伏羲畫卦之序。陽在右陰在左。又書文之稱上文為右下文為左。大學章句右經一章其傳十章別為序次如左。皆此義也。○四與上同為坤體是腹心之臣。貴戚之卿與國同休戚者。本義云得意于遠去則已愬矣。于宗社何補。要看明夷之心。曰字其出門庭者不得已而為存宗祀計爾。如微子不去。徒為紂所殺。无補于國。而宗祀遂斬矣。觀其請于父師少師。其情迫。其辭哀。去則不忍不去。不得是。多少苦衷。萬不得已。方出于行避一法。以存商祀。何得意之有。蓋微子雖出。

門庭其得明夷之心則與箕子同故曰殷有三仁焉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畧例明夷為暗之主○在于上六○初最遠之○故曰君子于行○五最
近之○而難不能弱○故謂之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程傳上六陰闇傷明之極○故以為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
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免于
難○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于紂矣○若不自悔其
明○被禍可必也○故佯狂為奴○以免于害○雖晦藏其明○而內守其

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也。若箕子可謂貞矣。

本義居至闇之地。云云。朱子曰。又言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言之。

雲峯胡氏曰。士大夫處平時易。處明夷之時難。處明夷之時。為微子比干易。為箕子難。微子已去。不可復去。比干已死。不必復死。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此殷有三仁。而又獨以箕子言也。訂疑三仁不可分難易。箕子微子比干。其明夷艱貞一也。試觀當日微子之去。比干之死。那是易得。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程傳箕子晦藏其明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遇患難迷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楊雄者是也。訂疑蔡邕亦然

蘓子瞻曰箕子之貞身可辱也。而明不可息也。

訂疑明不可息以贊箕子之明。暗主能辱其身不能息其明也。若以戒人則是身可辱而不可自息其明。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程傳本居于高明當及遠初登于天也。乃夷傷其明而昏暗後

入于地也。訂疑以下二句為上一句之象言自傷其明也。

本義以陰居坤之極云。

訂疑程傳以下二句分頂上一句。不如本義文理自然。本義以處高位解登天傷人之明帶言耳。且以自傷墜命解入地更勝。程傳以夷傷其明為入于地也。其自傷明處豈至于後而始然乎。疏云不明而晦本其初也。其意在于光照四國其後由其不明遂入于地。謂見誅滅也。此說亦好。但其意在于光照四國則不然。此人之志只是殘暴荒淫。何嘗有光照四國之志。蒙引云本義不明其德以至于晦。此有垂教之意焉。言上六本

非○生○成○便○暗○者○明○德○人○上○所○固○有○彼○不○能○自○明○其○明○德○而○其○為○
欲○昏○以○至○于○晦○耳○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訂疑本義照四國以位言極確疏不知此故解又辭云其意在
于光照四國失則是推原之詞程傳以更傷其明解入地是以
失則正講入地了

三三

離下
巽上

家人利女貞

程傳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

倫理爲恩義家人之道也。○家人之道利在女貞。女正則家道正矣。夫之婦之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或問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倫理。如何。朱子曰。須是于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處。而不失倫理。方可。本義家人者。一家之人云。

或問男女莫非家人。獨曰利女貞。何也。張中溪曰。家人合巽離而成卦。巽長女而位四。離中女而位二。以柔居柔。各得其正。此亦利女貞之義。昔舜刑于二女。正合此象。

雲峯胡氏曰九五居外六二居內男女正位之象也長女居上中女居下尊卑有序之象也四陽二陰陽強而陰弱夫唱婦隨之象也二柔皆居陰位執柔而不敢抗之象也內明而外巽處家之象也自初至五皆貞尊卑各安其分之象也而卦獨曰利女貞先正乎內也天下以國為內國以家為內家以女為內訂疑系傳本義云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畫卦推之又有此象胡氏何反遺之

崇引莫難化者婦人周子曰家難而天下易家人難必始于婦人此所以先正乎內也看先之一字方知男亦在所貞女貞

如何。閨儀必肅。饋事必慎。必孝舅姑。必順夫主。必和家衆。必睦宗姻。不生謔妬。以間夫之骨肉。不預外事。以貽夫之禍患。凡有數端。不專指脩潔也。莫難正者家。而家莫難正者婦人。此亦以難易論耳。其實夫為妻綱。刑于寡妻。全在丈夫。

家人者。一家之人。要不出乎父子兄弟夫婦而已。或曰。若伯叔與姑姪。不亦家人乎。曰。伯叔亦父也。故曰伯父叔父姪猶子也。故曰從子姑。則諸母也。伯叔母則從母也。姊妹則女兄弟也。故彖傳只曰父之子。兄之弟。夫之婦。盡之矣。此所謂家人。奴婢不與焉。古制人家无奴婢。有犯某罪者。没入為官奴婢。

謂之臧獲如胥靡之類。臧者被賊罪而沒入者也。獲者逃亡捕
得而奴使之者也。非人家所得買賣也。王莽曾稽古法禁人不
得買賣奴婢。又有奚奴。周禮奚三百人。鄭玄註曰。古者從坐男
女沒入縣官曰奴婢。其少有才智者以為奚。今時侍史官婢是
也。本義言內正則外无不正。亦從女貞而對言之耳。非拘
是一男一女之際也。夫父之與母同此內外也。兄之與嫂弟之
與弟婦亦同此內外也。

宗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註女正位乎內。謂二也。男正位乎外。謂五也。

疏因正位之言明家人之義。乃道均二儀。非唯人事而已。家人即女正乎內、男正乎外。二儀正則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同乎男女正位。故曰天地之大義也。杜光本曰：道均二儀，非唯人事而已。二句確又反謂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同乎男女之正，不但于理不順，于彖傳語意亦不合。

程傳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
本義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利女貞之義。○馮去非曰：經止言女正而孔子明一家之人皆利于正。有補世教為多。

梁山來氏曰男女二字一家之人盡之矣

訂疑男女不指夫婦杜光本曰男女不指夫婦便不假分疏而所該自廣矣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疏上明義均天地此又言道齊邦國父母一家之主家人尊事同于國有嚴君故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建安丘氏曰既言男女之正至此又推本于父母之嚴故曰家人有嚴君焉君謂父母即一家之君長也君長嚴則臣下肅父母嚴則家道齊必父母之嚴于其子如君之嚴于其臣則倫理

一定尊卑截然无干名犯分之事。而家道正。家道正。則天下莫
不一于正矣。趙氏汝楙曰。父義母慈。何以亦稱嚴。蓋母之不
嚴。家之蠹也。實上下之分。庀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媿惟薄之
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
卑。兄友弟恭。夫制婦聽。各盡其道。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訂疑丘氏趙氏合下節通釋之論。理亦通。但本文口氣。原不相
屬。

蒙引必須說出九五陽剛中正而為主于外。六二柔順中正而
為主于內。方見有尊嚴之義。方見是君長之象。若講男女之正。

周易訂疑

卷六 家人

四

正誼

位○內○外○處○也○是○此○二○爻○一○是○陽○剛○中○正○一○是○柔○順○中○正○但○莫○用

主○字○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疏○此○嘆○美○正○家○之○功○可○以○定○于○天○下○申○言○道○齊○邦○國○既○家○有○嚴○君○即○父○不○失○父○道○至○婦○不○失○婦○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後○為○家○道○之○正○各○正○其○家○无○家○不○正○即○天○下○之○治○定○矣○訂疑此合上節而通釋之丘氏趙氏說本此蒙引辨之

蒙○引○正○家○而○天○下○定○矣○此○句○不○可○說○作○效○只○帶○上○家○道○正○說○彖○傳○意○不○在○效○正○家○而○天○下○定○此○家○道○之○所○以○貴○于○正○而○不○可○不

正也。或說正家而天下自定了。用孟子人子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為例。是不可用彼自有人二字。彼主在下之人為道者言。此主在上之有國有家者言。周子曰。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主化言也。蓋即此傳之意。三節不必用過文相承。雲峯胡氏曰。卦雅以女貞為利。夫子發言外之義。則謂男女皆當正。又謂父子兄弟夫婦皆當正。本義又即卦畫以推其象。明且備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註言必有物而口无擇言行必有恒而身无擇行

程傳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內而出也。自內而出。由家而及于外之象。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于家。行于家者。則能施于國。至于天下治。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于外耳。故取自內而出之象。為家人之義也。訂疑程傳此處重在齊家以治天下。蓋以風喻風化。火喻家人。中渙張氏從之。不如後說。

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怕也。物謂事實。怕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于外。由言行之謹于內也。言慎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程傳此段謂正家之本。在正其

身言慎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本義之所取也。

本義身修則家治矣。

訂疑物。即左傳不軌不物之物。取物以昭物采謂之物。言有物而行有怕。只是法言法行。可為一家之視效爾。諸子相曰。言行只在慈孝友恭義順上見。此切家人。然亦不止此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註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賈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為家人之始。故必閑有家。然後悔亡也。程傳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苟不閑。

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于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于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

本義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云

庸齋趙氏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

測言有家與王假有家之家同例

訂疑有家有二義有始娶而有家者有子受父事而有家者初
泛言治家之始事以子受父事為主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本義志未變而豫防之。○雲峯胡氏曰：家人志已變而防之難，未變而防之易。○潘雪松曰：能及其志之未變而豫防之，所謂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渺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註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義。无所必遂。職乎中饋而已。是以貞吉也。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云。○進齋徐氏曰：遂，專成也。婦无專成。唯在主中饋而已。所謂唯酒食是議者也。

漢上朱氏曰：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暮酒漿，養舅姑，縫衣裳。

而已故有閨門之脩无境外之志是也

訂疑中饋之事疏與胡氏皆以祭祀言之愚謂凡賓客自養皆是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俞玉潤曰蒙之五順以巽事師之道漸之四順以巽事君之道家人之二順以巽事夫之道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程傳九三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剛則傷于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于嚴

厲骨肉恩勝過嚴故悔也。雖悔于嚴厲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嘻上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上之象。蓋對鳴上而言。謂與其失于放肆寧過于嚴也。嘻上笑樂无節也。

本義以剛居剛而不中云。

東萊呂氏曰。此又如對兩家而言。且如入一家。見其父子夫婦。濟上有禮。可知其必興。見其嘻上。然日以歌舞為樂。可知其必敗。訂疑于理。可為法戒。但于本文不合。

蒙引鳴上非九三鳴上。家人鳴上也。家人所以鳴上者。以九三

之○治○家○過○剛○也○悔○厲○吉○言○一○時○雖○不○无○悔○厲○畢○竟○吉○也○終○吝○言○一○時○間○大○家○懼○洽○若○无○害○者○然○終○吝○也○此○聖○人○揆○人○情○之○必○至○者○

訂○疑○嗚○上○固○以○九○三○之○過○剛○不○中○亦○以○其○居○離○之○極○則○過○于○察○而○不○能○容○又○燥○暴○而○不○能○忍○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

本義陽主義陰主利云上訂疑六四巽順之體而居四得正是生財有道者不止主利居上也若不指出巽體得正則凡故利

而行。專利而聚斂者，皆能富其家，亦大吉乎。

說統治家治國，正是一般道理，不必主大臣理財說。訂疑凡治家以治生為先，必選子弟中善會計有才幹和順公直者，主其出入之事。明洪武時，浦江鄭氏常以此道居家，能十數世同居焉。又按富家之道，亦如富國，不過生眾為疾，食寡用舒，易田疇，廣恩施，食以特，用以禮而已。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梁山來氏曰：八卦正位，巽在四。

訂疑順者，察事理體人情，審時勢，所謂義以為利也。在位以位。

言任理財之任者也。凡居家者，錢穀貨布出入之事，當擇人而任之。若六四之巽順得正，可治此事，而在上位，又操一家理財之權者也，故能富家而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註居于尊位，而明于家道，則下莫不化矣。訂疑下指家人。父之予，子之兄，弟之夫，婦之六親和睦，交相愛樂，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故王假有家，則勿恤而吉。訂疑此以正身以正家言。假作格感格也。交愛當兼五與家人言。不可專指家人也。

蘭氏廷瑞曰：剛中正，為家人之主，而初二三四各當其位，亦如

人君正身齊家使父子兄弟夫婦各正位乎內外而不相紊故
不待憂恤而吉。訂疑與註同。但不言天下定反為更勝。

建安丘氏曰三五陽剛皆主治家者也。三剛而不中失之過嚴
未免有悔厲之失。五剛而得中威而能愛盡乎治家之道者也。
故人无不化。可无憂恤而吉也。訂疑假亦作感格之格。

本義假至也。云云。○朱子曰有家之有只如夙夜浚明有家亮
采有邦之有謂有三德者則夙夜浚明于其家有六德者則亮
采于其邦有是虛字非如奄有四海之有也。訂疑書言有家有
邦言有三德者使為大夫有六德者使為公卿大夫有采地故

曰有家。公卿之田祿視諸侯。故曰有邦。且功德之大者亦封為諸侯。如書云伯禹后稷后夔伯益伯夷伯與皆諸侯為王官者也。朱子解差了。如云使風夜浚明于其家。豈有三德者。只着他各料理其家事乎。朱子欲成己說。何不引假有廟為証乎。

蒙引語錄所謂到這裏有妻有妾。方始成箇家。非也。初之閉有。家時。却无妻妾。耶。六二之在中饋。非妻妾耶。三之家人。嗚。則妻妾固在其中矣。况又有婦子云。此語錄明與本義不合也。有家猶言有國。此只要解出有字義例。非以家為國也。若曰有家之有。即有國之有爾。

訂疑凡至于者皆非常居而有時至于此也如假有廟廟亦非常居之處也程傳亦訓假為至然以為至極之至若家則常之處此者何云至此本義至于其家之說有不然也杜光本曰文辭乃是有家而本義解以為其家遺却有字則訓假為至于理便貴周旋矣王者無時無家非前此無之至是時方有也苟不以聘納后妃言則于文義亦有難通者矣此紫引謂以是至于其家是以已納后妃在家者言亦非也蓋自古帝王繼世以有天下幼而即位及長而後聘納后妃者有矣如周成王即位時尚未冠其未納妃可知矣則以此又為王者聘納后妃亦无妨也孟子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

生而願為之有家則有室有室有家正夫婦居室之事以之証王假
有家則本義訓假為至未為不可但與王假有廟句法文義有
不同耳王假有廟有字虛以納妃為有家則有字實也○假廟
之假亦有感格之義故不言至而言假書曰歸格于藝祖則王
假有家之假訓至亦有感格之義○家人卦以九五六二為正
位乎内外之主故他又皆泛言治家之道而二五獨以夫婦之
正理專言之五正位乎外二正位乎內如王者治外后妃治內
相為敵體二尚在下卦故且泛言婦道五在上卦君位故取王
假有家之義

蒙引本義又云。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是謂不必拘。聘納后妃也。凡娶婦者。皆是。但要有是德耳。有是德。兼二五言。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本義。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訂疑。用程傳。

建安丘氏曰。治家之道尚嚴。在彖以嚴正為義。五以相愛為義。何也。曰。嚴以分言。正家之義也。愛以情言。假家之義也。假有感格之義。故象以相愛言之。訂疑。感格之義。不止篤恩義。兼有正倫理在中。即相愛亦不止愛以情。兼愛其有倫理。若以情分。分言之。則是卦專言正倫理。五專言篤恩義矣。卦為嗚。五為嗜。

善矣。不如本義無盡。

補註曰：假有感格之義。故象言交相愛。

訂疑家人五爻曰：王假有家。萃渙卦辭皆曰：王假有廟。其句法同。而彖傳象傳義例各不同。家人象傳曰：交相愛也。萃彖傳曰：致孝享也。此訓假為感格之義也。渙彖傳曰：王乃在中也。此訓假為至之義也。書中固有一字而兼二義釋之。始盡其意者。如貞訓正也。正字釋不盡。又釋之以正而固也。又曰：正而常也。則王假有廟之假。有時義。取于至。則訓身親蒞事之義。而曰：王乃在中。有時義。兼取于感。則訓感格之義。而曰：致孝享也。繫卦辭。

者但言假廟則蒞至之內自無感格之義夫子釋之則或取至或取感實互相發也王假有家爻辭自無至感夫子自專言感耳以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為夫以太姜太任太姒邑姜為婦周家之盛時夫婦世濟其美如此此二南之化所以獨隆千古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程傳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為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况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為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

法不足而實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于卦終言也。訂疑有孚就心言以孚威平說以終吉頂威如本象傳。

本義上九以剛居上云。訂疑正家久遠之道切終字。勝程傳本字終吉平頂孚威。胡氏紫引來氏從之。

雲峯胡氏曰。九三嗃。處家之過嚴。上九威如。律身之自嚴。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六陰柔以其不足于嚴而勉之。家人有孚威如。九陽剛以其能自律之嚴而許之也。卦未有如家人皆

吉者○然始之吉○易終之吉○難故必有誠信威嚴○則終吉也○

蒙引本義云○以剛居上○在卦之終○剛則能正其家居上○則家之主也○在卦之終○則其有家也○周公以是特言正家○久遠之道○以為能有孚○以篤其恩義○則既无家人嗃嗃之悔○能威如以正其倫理○則又无婦子嘻嘻之吝○終吉○則无凶者也○

梁山來氏曰○一家之中○禮勝則離○寡恩者也○樂勝則流○寡威者也○有孚○則至誠惻怛○聯屬一家之心○而不至乖離○威如○則整齊嚴肅○振作一家之事○而不至瀆亂○終吉○長久得吉也○訂疑乎以恩言○

唐凝庵曰、家之本在身、家人之觀望最切、毫不可欺、反身而觀、其所以閑家者、皆其實有諸已、為舉家所信、故曰有孚、孚則閑、訂疑當作令、之自見其行、節之自見其從、德威自見其可畏、即有不肖之心、自此潛消矣、訂疑此本凍水司馬氏之說、而串言之、而孚字作有諸已解、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也。

凍水司馬氏曰、上九以剛居上、家之至尊者也、家人望之以為儀表、苟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是以內盡至誠、為下所信、然後有威可畏、而獲終吉、訂疑孚字既指實有諸已、又云內盡至誠、是兼兩說也、亦本象傳反身而言也。

訂疑司馬氏唐疑庵以有孚為反身。程傳本義以有孚自為誠信。威如自為嚴威。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程傳治家之道以正身為本。故云反身之謂。又辭言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于已。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于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也。

本義謂非作威也。云云。

南軒張氏曰。居家之上。家人所瞻仰而視效者也。身不脩則家

不齊此家人六爻卒歸于反身也反身謂何言有物而行有怕而已

梁山來氏曰如言有物而行有怕正倫理篤恩義正衣冠尊瞻視之類皆是也杜光本曰言有物而行有怕則正倫理篤恩義正衣冠尊瞻視之類皆在其中而反身之道盡之矣若以此數者另講于其外反多遺漏

杜光本曰家人之道尚嚴自天子至于庶人從之則治違之則亂萬世不易者也卦辭云利女貞孔子以正內正外釋之矣而猶恐人不知其謂正者為何故特指嚴字以示之初九之閑有

家○六○二○之○无○攸○遂○九○三○之○高○上○九○之○威○如○皆○嚴○也○而○究○其○所○
以○為○嚴○則○歸○于○反○身○自○治○言○有○物○行○有○怕○而○已○矣

卷之六終

周易訂疑

卷六 家人

九六

正誼